

增節標目音註精議資治通鑑

五十



增節標目音註精議資治通鑑卷第一百

後周紀

太祖聖神恭肅文孝皇帝



諱威字仲文姓郭氏邢州堯山人父簡事晉為順州刺史威少孤依潞州人常氏潞州留後李繼韜募敢死士為軍卒威年十八以勇力應募後事漢高祖為侍衛都虞候高祖即帝位威佐謀畫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隱帝之世屢立戰功為鄴都留守乾祐三年隱帝謀使人殺威威遂舉兵南向十一月隱帝兵敗為其下所弑威至京師奏太后請立湘陰公贇贇父崇為河東節度使使人問威誠款如何初威微時刺其項上為雀兒人皆稱為郭雀兒威指其項謂之曰自古豈有花項天子耶崇以為誠許之贇未至威已為軍士推戴太后制令威監國尋受禪建元廣順國號周

廣順元年癸卯春正月丁卯漢太后下詔授監國符寶即皇帝位監國自皇門入宮即位於崇元殿制曰朕周室之裔號叔之後號姑

國號宜曰周元大赦

卷一百一十一

十一

論五代之弊由藩鎮

大事記致堂胡氏曰孟子論商周之際曰紂之去武丁未久也其故家遺俗流風善政猶有存者又有微子微仲王子比干箕子膠鬲皆賢人也相與輔相之故久而後失之也然則國亡與未亡亦遺俗流風是賴矣秦之為秦民不見德惟刑戮是聞其亡也有怨而無恩漢之為漢民到于今稱之地曰漢地人曰漢人匈奴沙陀猶假其號以立國甚哉五代之相承皆前主之偏裨也所以然者唐藩鎮篡奪之習也始以諸侯叛天子次也偏裨篡主帥陵夷至于唐晉漢周昨日為臣今日易位故家善政漫無所傳而惡俗亂風漸漬而日遠其源則始於肅代姑息藩鎮即軍中命擇所欲者授之其弊遂至于河決魚爛不可壅而收之周太祖初以一卒隸劉知遠麾下以至為樞密使及事幼君得兵柄即有異意如李穀有智謀可與議也遂示以微旨蓋見李嗣源石敬瑭劉知遠取之之易以為常事耳而歐陽氏乃謂方太祖之討河中未有無君之心亦昧於見幾者矣仲尼書

太祖

春秋垂訓

劉崇斬李驥

殺相陰公

即位

北漢為李驥立祠

太祖

天王使來錫公命穀梁氏曰禮有受命無來錫命來錫命非正也諸侯無王而天王自屈加以寵數是教人臣以不臣之利也春秋為尊君而作履霜堅冰畏末流滅天理之若此也唐肅代即軍中擇所欲者而命之即所謂來錫命也聖人垂訓遠矣其可忽哉

初河東節度使兼中書令劉崇劉曼漢高祖母弟也初名崇高祖即位以崇為太原尹北京留守周

太祖代漢崇乃建國稱帝自太原以北有州十國號漢聞隱帝遇害欲起兵南向聞迎立相

陰公乃止曰吾兒為帝吾又何求太原少尹李驥陰說崇曰觀郭

公之心終欲自取公不如疾引兵逾太行胡剛據孟津俟徐州相

公即位然後還鎮則郭公不敢動矣不然且為所賣崇怒曰腐儒

欲離間吾父子命左右曳出斬之驥呼曰吾負經濟之才而為愚

人謀事死固甘心家有老妻願與之同死崇并其妻殺之且奏於

朝廷示無二心及贊廢崇乃遣使請贊歸晉陽詔報以相陰公比

在宋州今方取歸京師必令得所公勿以為憂公能同力相輔當

加王爵永鎮河東 戊寅殺相陰公於宋州是日劉崇即皇帝位

於晉陽更名大城中仍用乾祐年號所有者并汾忻代嵐憲隆蔚

沁遼麟石十二州之地以節度判官鄭珙為中書侍郎觀察判官

趙華為戶部侍郎並同平章事以次子承鈞為侍衛親軍都指揮

使太原尹以節度副使李存瓌為代州防禦使裨將張元徽為馬

步軍都指揮使陳光裕為宣徽使北漢主謂李存瓌張元徽曰朕

以高祖之業一朝墜地今日位號不得已而稱之顧我是何天子

汝曹是何節度使邪由是不建宗廟祭祀如家人宰相俸錢月止

百緡節度使止三十緡自餘薄有資給而已故其國中少庶吏客

省使李光美嘗為直省官頗諳故事謂烏舍比漢朝廷制度皆出

於光美北漢主聞相陰公死哭曰吾不用忠臣之言以至於此為

李驥立祠歲時祭之 帝謂王峻曰朕起於寒微備嘗艱苦遭時

喪亂一日為帝王豈敢厚自奉養以病下民乎命峻疏四方貢獻

珍美食物庚辰下詔悉罷之其詔略曰所奉止於朕躬所損被於

吐庶也亦模耕切民 又曰積於有司之中甚為無用之物又詔曰朕生長軍旅不親學問未知治天下之道文武官有益國利民之術

碎寶

王峻
知無
不為

唐主
驕臣
倭

北漢
契丹
攻晉
州

太祖

各具封事以聞咸宜直書勿事辭藻 帝悉出漢宮中寶玉器數
 十碎之於庭曰凡為帝王安用此物聞漢隱帝日與嬖寵於禁中
 嬉戲玩不離側茲事不遠宜以為鑑仍戒左右自今珍華悅目
 之物無得入宮 楚王希萼既得志多思舊怨殺戮無度晝夜縱
 酒荒淫悉以軍府事委馬希崇希崇復多私曲政刑紊亂初帝討
 河中已為人望所屬李穀時為轉運使帝數以微言諷之穀但以
 人臣盡節為對帝以是賢之即位首用為相時國家新造四方多
 故王峻夙夜盡心知無不為軍旅之謀多所裨益范質明敏強記
 謹守法度李穀沈毅有器略在帝前論議辭氣忼慨善譬喻以開
 主意 馬步都指揮使徐威執希萼囚之奉希崇為武安留後希
 崇既襲位亦縱酒荒淫為政不公國人不附威等見希崇所為知
 必無成恐一朝喪敗俱及禍欲殺希崇以自解希崇覺之大懼密
 遣使奉表請兵于唐唐主命邊錡將兵萬人西趣長沙 冬十月
 錡至醴陵楚王希崇遣使奉牋詣錡請降錡入城湖南將吏畢
 負錡皆厚賜之時湖南飢饉錡大發馬氏倉粟賑之賑章也楚人切贈也

卷一百一十九

三

大悅 癸丑年武昌節度使劉仁贍帥戰艦二百取岳州撫納降
 附人忘其亡唐百官共賀湖南平高遠曰我乘楚亂取之甚易觀
 諸將之才但恐守之甚難耳唐主自即位以來未嘗親祠郊廟禮
 官以為請唐主曰俟天下一家然後告謝及一舉取楚謂諸國指
 麾可定魏岑侍宴言臣少遊元城樂其風土俟陛下定中原乞魏
 博節度使唐主許之岑趨下拜謝其主驕臣倭如此馬希萼望唐
 人立已為潭帥而潭人惡希萼共請邊錡為帥唐主乃以錡為武
 安節度使錡昏懦無斷在湖南政出多門廣順二年鼎州將劉言
而代之遣使奉表于周太祖詔言鎮湖南三年復為
安節度使 而代武安節度使周行逢為帥 比漢主與契丹合兵
 攻晉州久不克帝以王峻為北面行營都部署將兵救之會大雪
 民相聚保山寨野無所掠軍乏食契丹思歸聞王峻至燒營夜遁
 峻入晉州諸將請亟追之峻猶豫未決明日乃遣藥元福康延沼
 等將兵追之及於霍邑縱兵奮擊北漢兵隊崖谷死者甚眾霍邑
 道隘延沼畏懦不急追由是北漢兵得度藥元福曰劉崇悉發其
 眾挾胡騎而來志吞晉絳今氣衰力備蒲拜切病也 狼狽而遁不乘

唐主
好文

帝拜
孔子

五代
臣不
知學

民訟
先歷
州縣

罷輸
牛皮

太祖

此翦撲音卜切也必為後患諸將不欲進王峻復遣使止之遂還契丹比至晉陽士馬什喪三四北漢主始息意於進取北漢土瘠民貧內供軍國外奉契丹賦繁役重民不聊生逃入周境者甚眾二年春唐主好文學韓熙載與馮延巳延魯江文蔚潘佑徐鉉之徒熾娼皆至美官當時唐之文雅於諸國為盛然未嘗設科舉多因上書言事拜官至是始命翰林學士江文蔚知貢舉進士廬陵王克貞等二人及第唐主問文蔚卿取士何如前朝對曰前朝貢舉私謁相半臣專任至公耳唐主悅中書舍人張緯前朝登第聞而銜之時執政皆不由科第相與沮毀竟罷貢舉南唐世及野史六月朔帝如曲阜謁孔子祠既奠將拜左右曰孔子陪臣也不當以天子拜之帝曰孔子百世帝王之師敢不敬乎遂拜之又拜孔子墓命葺孔子祠禁孔林樵採訪孔子顏淵之後以為曲阜令及主簿

老泉曰人為諂諛趨利而不顧義者也孔子大聖塗之人猶知之豈以位乎如以位固異代之陪臣也如以道則配乎天地

卷一百一十九

四

如以功則目於堯舜卒伍一旦為帝王而以異代陪臣臨天下之大聖豈特趨利諂諛又無是非之心矣斯臣也當太祖時以拜孔子為不可則當石高祖時而以拜契丹為可者是故君子有言天下國家所患莫甚於在位者不知學在位者不知學則其君不得聞大道則淺俗之論易入義理之言難進人主功德高下一繫於此然身學乎學乎豈非君臣之急務乎

秋七月天平節度使守中書令高行周卒行周有勇而知義功高而不矜策馬臨敵叱咤風生叱咤栗切咤竹駕馬平君與賓僚宴集侃侃和易人以是重之十月敕民有訴訟必先歷縣州及觀察

使處決不直乃聽詣臺省或自不能書牒倩人書者倩一政必書所倩姓名居處若無可倩聽執素紙所訴必須已事毋得挾私客訴十一月敕約每歲民間所輸牛皮三分減二計田十頃稅取

一皮餘聽民自用及買買推禁賣於敵國先是兵興以來禁民私賣買牛皮悉令輸官受直唐明宗之世有司止償以益晉天福中并益不給漢法犯私牛皮一寸抵死然民間日用實不可無帝素

見佃
田為
求業

監印
九經

晉王
榮典
兵

曹翰
勸晉
王侍
疾

大相

知其弊至是李穀建議均於田畝公私便之

三年正月前世屯田皆在邊地使戍兵佃之唐末中原宿兵所在皆置營田以耕曠土其後又募高資戶使輸課佃之戶部別置官司總領不隸州縣或丁多無役或客底姦盜州縣不能詰梁太祖擊淮南掠得牛以千萬計給東南諸州農民使歲輸租自是歷數十年牛死而租不除民甚苦之帝素知其弊會閣門使知青州張疑上便宜請罷營田務李穀亦以為言於是敕悉罷戶部營田務以其民隸州縣其田廬牛農器並賜見佃者為永業悉除租牛課是歲戶部增三萬餘戶民既得為永業始敢葺屋植木獲地利數倍或言營田有肥饒者不若墾之可得錢數十萬緡以資國帝曰利在於民猶在國也朕用此錢何為 萊州刺史葉仁魯帝之故吏也坐贓絹萬五千匹錢千緡賜死帝遣中使賜以酒食曰汝自抵國法吾無如之何當存恤汝母仁魯感泣 自唐末以來所在學校廢絕蜀母昭裔出私財百萬營學館且請刻板印九經蜀主從之由是蜀中文學益盛 初唐明宗之世宰相馮道李愚請令判國

九經

五

子監印敏校九經刻板印賣朝廷從之六月板成獻之田是雖亂世九經傳布甚廣 帝自入秋得風痺疾上必至切濕病也 害於食飲及步趨

顯德元年春正月朔帝祀圓丘僅能瞻仰致敬而已進爵奠幣皆有司代之 加晉王榮兼侍中判內外兵馬事時羣臣希得見帝中外恐懼聞晉王典六人心稍安 軍士有流言郊賞薄於唐明宗時者帝聞之召諸將至寢殿讓之曰朕自即位以來惡衣菲食菲妃尾薄也專以贍軍為念府庫畜積四方貢獻贍軍之外鮮有贏餘汝輩豈不知之今乃縱凶徒騰口不顧人主之勤儉察國之貧乏又不思已有何功而受賞推知怨望於汝輩安平皆惶恐謝罪退索不逞者戮之流言乃息 初帝在鄴都奇愛小吏曹翰之才使之事晉王榮榮領澶州以為牙將榮入為開封尹未別召翰翰自至榮怪之翰請閒言曰大王國之儲嗣今主上寢疾大王當入侍醫藥奈何猶決事於外邪榮感悟即日入止禁中帝疾篤有大事則晉王榮稟進止宣行之 帝屢戒晉王曰昔吾西征見唐十八

帝親
犯矢
石

樊愛
能等
南走

北漢
兵敗

誅樊
愛能
何徽

太祖

北漢主曰勅敵也勅力京勅強也春未可輕進漢主奮馬顧曰占如
頌頌時不可失請公勿言試觀我戰衣默然不悅北漢主麾東軍
先進張元徽將千騎擊周右軍合戰未幾樊愛能何徽引騎兵先
遁右軍潰步兵千餘人解甲呼萬歲降于北漢帝見軍勢危自引
親兵犯矢石督戰 太祖皇帝時為宿衛將謂同列曰主危如此
吾屬何得不致死又謂張永德曰賊氣驕力戰可破也公麾下多
能左射者請引兵乘高西出為左翼我引兵為右翼以擊之國家
安危在此一舉永德從之各將二千人進戰 太祖皇帝身先士
卒馳犯其鋒士卒死戰無不一當百北漢兵披靡北漢主知帝自
臨陳褒賞張元徽趣使乘勝進兵元徽前略陳馬倒為周兵所殺
元徽北漢之驍將也北軍由是奪氣時南風益盛周兵爭奮北漢
兵大敗楊宏恨北漢主之語全軍而退樊愛能何徽引數千騎南
走控弦露刃剽掠輜重役徒驚走失亡甚多帝遣近臣及親軍校
追諭止之莫肯奉詔劉詞遇愛能等於塗愛能等止之詞不從引
兵而北時北漢主尚有餘衆萬餘人阻澗而陳薄暮詞至復與諸

八百

卷一百一十九

七

三

軍擊之北漢主敗追至高平僵尸滿山谷委弃御物及輜重器
械雜畜不可勝紀是夕帝宿於野次樊愛能等聞周兵大捷與士
卒稍稍復還北漢主自高平被褐戴笠揭胡乘契丹所贈黃驢
馱力帥百餘騎由雕窠嶺遁歸北漢主衰老力備伏於馬上晝
夜馳驟殆不得支僅得入晉陽帝欲誅樊愛能等以肅軍政猶豫
未決書卧行宮帳中弘永德侍側帝以其事訪之對曰愛能等素
無大功忝冒節鉞望敵先逃死未塞責且陛下方欲削平四海苟
軍法不立雖有能罷之士百萬之衆安得而用之帝擲枕於地大
呼稱善即收愛能徽及所部軍使以上七十餘人責之曰汝輩皆
累朝宿將非不能戰今望風奔逃者無它正欲以朕為奇貨賣與
劉崇耳悉斬之帝以何徽先守晉州有功欲免之既而以法不可
廢遂并誅之而給柩車歸葬媻小自是驕將惰卒始知所懼不
行姑息之政矣 以符彥卿為河東行營都部署兼知太原行府
事以郭崇副之仍詔向訓李重進史彥超等將步騎二萬發潞州
王彥超韓通等自陰地関入與彥卿合軍而進夏四月彥卿軍晉

馮道
之尤

貴時
君用
姦臣

符代
當母
天下
帝親
伐晉
陽

帝還
軍

高錫
諫帝
自親
事

太祖

非道一人豈得獨罪道哉臣愚以為忠臣憂公如家見危致命君有過則疆諫力爭國敗亡則竭節致死智士邦有道則見邦無道則隱或滅迹山林或優游下僚今道尊寵則冠三師權任則首諸相國存則依違拱默竊位素餐國亡則圖全苟免迎謁勸進君則興亡接踵道則富貴自如茲乃奸臣之尤安得與他人為比哉或謂道能全身遠害於亂世斯亦賢已臣謂君子有殺身成仁無求生害仁豈專以全身遠害為賢哉然則盜跖病終鳩嗃而子路醢肉許亥切也果誰賢乎抑此非特道之愆也時君亦有責焉何則不正之女中士羞以為家不忠之人中君羞以為臣彼相前朝語亦則反君事離語其智則社稷為墟後來之君不誅不弃乃復用以為相彼又安肯忠於我而能獲其用乎故曰非特道之愆亦時君之責也

鑑一百一十九

九

初符彥卿有女適李守貞之子崇訓相者言其貴當為天下母守貞喜曰吾婦猶母天下況我乎反意遂決及敗崇訓先自刃其弟妹次及符氏符氏匿惟下崇訓倉猝求之不獲遂自剄亂兵既入

符氏安坐堂上叱亂兵曰吾父與郭公為昆弟汝曹勿無禮太祖遣使歸之於彥卿及帝鎮澶州太祖為帝娶之壬戌立為皇后右性和惠而明決帝甚重之 庚午帝發潞州趣晉陽五月丙子至城下旗幟環城四十里契丹數千騎屯忻代之間為北漢之援帝遣符彥卿等將步騎萬餘擊之史彥超將二十騎為前鋒遇契丹與戰李筠引兵繼之心契丹二千人彥超恃勇輕進去大軍浸遠眾寡不敵為契丹所殺時大發兵夫東自懷孟西及蒲陝以攻晉陽不克會久雨士卒疲病及史彥超死乃議引還乙巳帝發晉陽匡國節度使藥元福言於帝曰進軍易退軍難帝曰朕一以委卿元福乃勒兵成列而歿丁練切軍後曰歿北漢果出兵追躡元福擊走之然軍還忽遽芻糧數十萬在城下者悉焚弃之庚午至大梁是行漢遼憲嶺石帝違眾議破北漢自是政事無大小皆親決百官受成於上而已河南府推官高錫上書諫以為四海之廣萬機之眾雖堯舜不能獨治必擇人而任之今陛下一以身親之天下不謂陛下聰明睿智足以兼百官之任皆言陛下褊迫疑忌褊狎緬舉切性狹

王晏
衣錦
碑

去冗
卒

黃
汝

李穀
善河
防

周行
逢善
政
太祖

不信羣臣也不若選能知人公正者以為宰相能愛民聽訟者以為守令能豐財足食者使掌金穀能原情守法者使掌刑獄陛下但垂拱明堂視其功過而賞罰之天下何憂不治何必降君尊而代臣職屈貴位而親賤事無乃失為政之本乎帝不從 初太祖以建雄節度使王晏有拒北漢之功其鄉里在滕縣徙晏為武寧節度使晏少時嘗為羣盜至鎮悉召故黨贈之金帛鞍馬謂曰吾鄉素名多盜昔吾與諸君皆嘗為之想後來老無能居諸君之右諸君幸為我語之使勿復為為者吾必族之於是之境清肅九月徐州人請為之立衣錦碑許之衣於既切 初宿衛之士累朝相承務求姑息不欲簡因恐傷人情由是羸老居多但驕蹇不用命實不可用每遇大敵不走即降其所以失國亦多由此帝因高平之戰始知其弊謂侍臣曰凡兵務精不務多今以農夫百未能養甲士一奈何浚民之膏澤養此無用之物乎且健懦不分眾何所勸乃命大簡諸軍精銳者升之上軍羸者斥去之又以驍勇之士多為諸藩鎮所蓄詔募天下壯士咸遣詣闕命 太祖皇帝選其

鑑一百一十九

一

尤者為殿前諸班其騎步諸軍各命將帥選之由是士卒精彊近代無比征伐四方所向皆捷選練之力也 帝謂侍臣曰諸道盜賊頗多討捕終不能絕蓋由累朝分命使臣巡檢致藩侯守令皆不致力宜悉召還專委節鎮州縣責其清肅 河自揚劉至于博州百二十里連年東潰分為二派昔年如匯為大澤匯湖對切彌漫數百里又東北壞堤而出灌齊棣淄諸州至于海涯漂沒民田廬不可勝計流民采菰稗上攻乎切捕魚以給食下傍卦切朝廷屢遣使者不能塞十一月帝遣李穀詣鄆齊按視隄塞役徒六萬三十日而畢 北漢主殂子承鈞立更名鈞北漢孝和帝性孝謹既嗣位勤於為政愛民禮士境內粗安 是歲湖南大飢民食草木實武清節度使知潭州事周行逢開倉以賑之全活甚眾行逢起於微賤知民間疾苦勵精為治嚴而無私辟署僚屬皆取廉介之士約束簡要吏民使之其自奉甚薄或譏其太儉行逢曰馬氏父子窮奢極靡不恤百姓今子孫乞食於人又足効乎

右太祖在位三年壽年五十二

考異曰

顯德元年正月丙申晉王即帝位

太祖實錄乙未宣遺制晉王榮

可於樞前即皇帝位世宗實錄丙申丙申內出太祖遺制羣臣奉帝即皇帝位蓋以乙未宣遺制丙申即位也

二月契丹遣楊衮將萬餘騎如晉陽

晉陽見聞錄衮帥騎五七萬号十萬來會今從世宗實錄

三月癸巳前鋒與北漢兵遇擊之

世宗實錄甲午賊陳於高平南之高原按下又有甲午此必癸巳誤也今從十國紀年

楊衮全軍而退

五代史補劉崇求援於契丹得飛騎數千及觀世宗兵少悔之召諸將謀曰吾觀周師易與耳契丹之衆宜勿使

但以本軍決戰不惟破敵亦足使契丹見而心服諸將皆以為然乃使人謂契丹主將曰柴氏與吾主客之勢已見必不煩足下餘刃敢請勒兵登高觀之可也契丹不知其謀從之洎世宗之入陳也三軍皆賈勇爭進莫不一當百契丹望而畏之故不敢救而崇敗今從世宗實錄薛史

六十一

八十一

八十一

四月瀛文懿王馮道卒

五代通錄蓋曰文懿今從世宗實錄薛史

五月攻晉陽不克議引還

世宗實錄微懷孟蒲陝丁夫數萬攻城旦夕之間期於必取會大雨軍士勞苦又聞忻口之師不振帝數日憂沮不食遂決還京之意晉陽見聞錄六月旦周師南轅返旆惟數百騎聞之以步卒千人長槍赤甲衝趨捷跳梁於城隅晡晚殺行而抽心今從世宗實錄

十一月北漢主昶

劉恕云世宗實錄薛史帝紀僭偽傳皆云顯德

二年十一月劉崇卒大定錄云顯德二年春昶病死紀年通譜

顯德二年崇之乾祐八年冬崇死顯德三年承鈞改元天會開

寶元年承鈞之天會十三年死開寶二年繼元改元廣運興國

四年繼元之廣運十一年也河東劉氏有國全無記錄惟其舊

臣中書舍人直翰林院王保衡歸朝後所纂晉陽偽署見聞要

錄云甲寅年春南伐敗歸夏周師攻圍昶積憂勞成心疾是冬

卒鈞即位丁巳年正月旦改乾祐十年為天會元年又云鈞丙

戌年二十九嗣位年四十三卒右諫議大夫楊夢申奉敕撰大

漢都統追封定王劉繼顯神道碑云天會十二年今皇帝踐祚之初年也十七年繼顯卒末題廣運元年歲次甲戌九月丙午朔今按周廣順元年辛亥是即帝位稱乾祐四年顯德元年甲寅是之乾祐七年也是卒鈞立顯德四年丁巳鈞改乾祐十年為天會元年宋開寶元年戊辰鈞之天會十二年也鈞卒繼元立開寶七年甲戌繼元改天會十八年為廣運元年據歷是歲九月丙午朔興國四年己卯繼元之廣運六年也鈞以唐天成元年丙戌生至顯德元年甲寅嗣位乃二十九歲矣鈞及繼元踰年未改元蓋孟蜀後主漢隱帝周世宗之比也諸書皆傳聞相因前後差戾惟晉陽見聞錄劉繼顯碑歲月最可考正故以為據

增節標目音註精議資治通鑑卷第一百二十九

增節標目音註精議資治通鑑卷第一百二十

後周紀

世宗睿武孝文皇帝

諱榮姓柴氏太祖柴皇后兄之子也太祖無子養以為子有英略大志封晉王顯德元年正月太祖崩晉王即位

貪汚者連坐舉主

凌胡盧河禦契丹

詔羣臣言得失

廣大梁城

工朴獻策

世宗

顯德二年春正月庚辰上以漕運自晉漢以來不給斗耗綱吏多以虧欠抵死詔自今每斛給耗一斛初令翰林學士兩省官舉令錄除官之日仍署舉者姓名若貪穢敗官並當連坐契丹自晉漢以來屢寇河北輕騎深入無藩籬之限郊野之民每困殺掠言事者稱深冀之間有胡盧河橫亘數百里可浚之以限其奔突是月詔忠武節度使王彥超彰信節度使韓通將兵夫浚胡盧河築城於李晏口留兵戍之帝召德州刺史張藏英問以備邊之策藏英具陳地形要害請列置戍兵募邊人驍勇者厚其粟給自請將之隨便宜討擊帝皆從之以藏英為沿邊巡檢招收都指揮使藏英到官數月募得千餘人王彥超等行視役者嘗為契丹所圍

鑑一百二十

藏英引所募兵馳擊大破之自是契丹不敢涉胡盧河河南之民始得休息二月詔羣臣極言得失其略曰朕於卿大夫才不能盡知面不能盡識若不采其言而觀其行審其意而察其忠則何以見器略之淺深知任用之當否若言之不入罪實在予苟求之不言咎將誰執帝常憤廣明以來中國日蹙及高平既捷慨然有削平天下之志而以大梁城中迫隘夏四月詔展外城先立標幟上甲遙切下昌志切俟今冬農隙興板築東作動則罷之更俟次年以漸成之且令自今葬埋皆出所標七里之外其標內俟縣內分畫街衢倉場營解之外解古隘切聽民隨便築室上謂宰相曰朕每思致治之方未得其要寢食不忘又自唐晉以來吳蜀幽并皆阻聲教未能混一命近臣著為君難為臣不易論及開邊策各一篇朕將覽焉比部郎中王朴獻策以為中國之失吳蜀幽并皆由失道今必先觀所以失之之原然後知所以取之之術其始失之也莫不以君暗臣邪兵驕民困姦黨內熾武夫外橫因小致大積微成著今欲取之莫若反其所為而已夫進賢退不

論南
唐易
取

江南
易反

北漢
可擒

抑釋
教

世宗

肖所以收其才也恩隱誠信所以結其心也賞功罰罪所以盡其力也去奢節用所以豐其財也時使薄斂所以阜其民也俟羣才既集政事既治財用既充士民既附然後舉而用之功無不成矣彼之人觀我有必取之勢則知其情狀者願為間諜知其山川者願為鄉導民心既歸天意必從矣凡攻取之道必先其易者唐與吾接境幾二千里其勢易擾也擾之當以無備之處為始備東則擾西備西則擾東彼則奔走而救之奔走之間可以知其虛實疆弱然後避實擊虛避彊擊弱未須大舉且以輕兵擾之南人懦怯聞小有警必悉師以救之師數動則民疲而財竭不悉師則我可以乘虛取之如此江北諸州將悉為我有既得江北則用彼之民行我之法江南亦易取也得江南則嶺南巴蜀可傳檄而定檄胡擬南方既定則燕地必望風內附若其不至移兵攻之席卷可平矣惟河東必死之寇不可以恩信誘必當以彊兵制之然彼自高平之敗力竭氣沮必未能為邊患宜且以為後圖俟天下既平然後伺閒一舉可擒也今士卒精練甲兵日備羣下畏法諸將効力

八鑑二百二十

二

期年之後可以出師且自夏秋蓄積實邊矣上欣然納之時羣臣多守常偷安所對少有可收者惟朴神峻氣勁有謀能斷凡所規畫皆稱上意上由是重其器識未幾迁左諫議大夫知開封府事本傳上謀取秦鳳求可將者王溥薦向訓上命訓與王景偕行五月景出兵自散關趣秦州蜀主遣李廷珪高彥儔等拒之救天下寺院非敕額者悉廢之禁私度僧尼凡欲出家者必俟祖父父母伯叔父之命惟兩京大名府京兆府青州聽設戒壇禁僧俗捨身斷手足煉指挂燈帶鉗之類鉗其廉切以鐵幻惑流俗者幻胡辨切令兩京及諸州每歲造僧帳有死亡歸俗皆隨時開落感亂也是歲天下寺院存者二千六百九十四廢者三萬三百三十六見僧四萬二千四百四十四尼二萬八千七百五十六

管見曰寺皆宜廢不為有敕額而不可廢僧皆宜廢不為有尊長之命而不可廢殘身煉指之類固惑流俗比之無君無父則甚膚淺矣與其禁之無亦擇其重者芟蔓伐柯使之務本乎是時僧尼合六萬餘人三分之一為癘疾猶有四萬衆歸之南畝

則力農也拘之尺籍則健卒也如百農夫贍一兵而此六万人者凡仰食幾農夫豈世宗未之思也耶

六月上親錄囚於內苑有汝州民馬遇父及弟為吏所冤死屢經覆按不能自伸上臨問始得其實人以為神由是諸長吏無不親察獄訟以樞密院承旨張美為右領軍大將軍權點檢三司事初帝在澶州美掌州之金穀隸三司者帝或私有所求美曲為供副太祖聞之怒恐傷帝意但徙美為濮州馬步都虞候美治財精敏當時鮮及故帝以利權授之帝征伐四方用度不乏美之力也然思其在澶州所為終不以公忠待之秋七月以王景兼西南

行營都招討使向訓無行營兵馬都監宰相以景等久無功饋運不繼固請罷兵帝命太祖皇帝往視之還言秦鳳可取之狀帝從之帝以縣官久不鑄錢而民間多銷錢為器皿眉永切飯令及佛像錢益少九月敕始立監采銅鑄錢自非縣官法物軍器及寺觀鐘磬鈸鐸之類各切鈴之屬聽留外自餘民間銅器佛像五十日內悉令輸官給其直過期隱匿不輸五斤以上其罪死六十四

及者論刑有差上謂侍臣曰卿輩勿以毀佛為疑夫佛以善道化人苟至於善斯奉佛矣彼銅像豈所謂佛邪且吾聞佛志在利人雖頭目猶捨以布施若朕身可以濟民亦非所惜也四本臣光曰若周世宗可謂仁矣不愛其身而愛民若周世宗可謂明矣不以無益廢有益

管見曰世宗曰志在利人雖頭目猶捨若朕身可以濟民亦非所惜此乃高明辨達以實破空之正術非誠欲割截身體如佛之幻說也而司馬氏以仁許之曰不愛其身而愛其民世固有自愛其身而不愛其民者不可謂仁矣今以愛民之故而不愛其身亦安得為仁仁者愛己以及人愛人以及物推其所為若天昭昭之多斯無窮也不愛其身而愛其民則仁何所本

蜀李廷珪高彥儔等與周兵戰敗退保青泥嶺雄武節度使韓繼勳奔秦州奔還成都觀察判官趙珙淺氏切又千礼切舉城降成階二州皆降蜀人振恐百官入賀帝舉酒屬王溥曰邊功之成卿擇帥之力也上與將相食於萬歲殿因言兩日大寒朕於宮中食珍膳

命李穀伐唐

論刑賞

哭鄭仁誨

賞不降

世宗

深愧無功於民而坐享天祿既不能躬耕而食惟當親冒矢石為民除害差可自安耳 十月蜀主致書於帝請和帝不荅蜀主愈恐聚兵糧於劍門白帝為守禦之備募兵既多用度不足始鑄鐵錢榷境內鐵器民甚苦之 先是每冬淮水淺涸下各切唐入常發兵戍守謂之把淺壽州監軍兵廷紹以為疆場無事坐費資糧悉罷之清淮節度使劉仁贍上表固爭不能得十一月帝以李穀為淮南道前軍行營都部署以王彥超副之督韓令坤等十二將以伐唐 汴水自唐末潰決自埧橋上餘東南悉為污澤上謀擊唐先命武寧節度使武行德發民夫因故堤疏導之東至泗上議者皆以為難成上曰數年之後必獲其利 上與侍臣論刑賞上曰朕必不因怒刑人因喜賞人 先是大梁城中民侵街衢為舍通大車者蓋寡上悉命直而廣之廣者至二十步又遷墳墓於標外上曰近廣京城於存歿擾動誠多然怨謗之語朕自當之它日終為人利 王景等克鳳州擒蜀威武節度使王環制曲赦秦鳳階成境內所獲蜀將士願留者優其俸願去者給資裝而遣之詔

七十一

卷二百一

四

曰用慰眾情免違物性其四州之民二稅徵科之外凡蜀人諸色科徭悉罷之 唐人聞周兵將至而懼劉仁贍神氣自若部分守禦無異平日眾情稍安唐主遣神武統軍劉彥貞將兵二萬趣壽州皇甫暉為應援使姚鳳為應援都監將軍三萬屯定遠丙戌樞密使兼侍中韓忠正公鄭仁誨卒上臨其喪近臣奏稱歲道非使上曰君臣義重何日時之有往哭盡哀 三年正月以王環為右驍衛大將軍賞其不降也 庚子帝下詔親征淮南命歸德節度使李重進將兵先赴正陽河陽節度使白重贊將親兵三千屯潁上壬寅帝發大梁李穀攻壽州久不克唐劉彥貞引兵救之至來遠鎮以戰艦數百艘趣正陽為攻浮梁之勢李穀畏之召將佐謀曰我軍不能水戰若賊斷浮梁則腹背受敵皆不歸矣不如退守浮梁以待車駕遂退保正陽劉彥貞素驕貴不習兵所歷藩鎮專為貪暴積財巨億以賂權要由是魏岑等爭譽之以為治民如龔黃用兵如韓彭故周師至唐主首用之其裨將咸師朗等皆勇而無謀聞李穀退喜引兵直抵正陽旌旗輜

唐兵敗

太祖生擒皇甫暉

竇儀公忠

劉詞薦普

唐奉表稱臣

世宗

重數百里劉仁贍固止之仁贍曰公軍未至而敵人先遁是畏公之威聲也安用速戰萬一失利則大事去矣彥貞不從既行仁贍曰果遇必敗乃益兵乘城為備李重進度淮逆戰於正陽東大破之斬彥貞生擒咸師朗等斬首萬餘級是時江淮久安民不習戰彥貞既敗唐人大恐皇甫暉姓馮退保清流關滁州刺史王紹顏委城走甲寅帝至正陽以李重進代李穀為淮南道行營都招討使以穀判壽州行府事丙辰帝至壽州城下營於淝水之陽肥嶺水出九江山入淮在廬州合肥縣命諸軍圍壽州二月上命

太祖皇帝倍道襲清流關皇甫暉等陳於山下方與前鋒戰太祖皇帝引兵出山從暉等大驚走入滁州欲斷橋自守太祖皇帝躍馬麾兵涉水直抵城下暉曰人各為其主願容成列而戰太祖皇帝笑而許之暉整眾而出太祖皇帝擁馬頸突陳而入大呼曰吾止取皇甫暉它人非吾敵也手劔擊暉中腦生擒之并擒姚鳳遂克滁州後數日宣祖皇帝為馬軍副都指揮使引兵夜半至滁州城下傳呼開門太祖皇帝曰父子雖至兒

卷一百二十一

五

城門王事也不敢奉命明日乃得入上道翰林學士竇儀籍汴人帑藏太祖皇帝遣親吏取藏中絹儀曰公初克城時雖傾藏取之無傷也今既籍為官物非有詔書不可得也太祖皇帝由是重儀初永興節度使劉詞遺表薦其幕府前入趙普有才可用會滁州平范質薦普為滁州軍事判官太祖皇帝與語悅之時獲盜百餘人皆應死普誦先訊鞫然後決所活什七八太祖皇帝益奇之太祖皇帝威名日盛每臨陳必以繁纓飾馬繁纓飾馬官切綴伊盈切鎧仗鮮明或曰如此為敵所識太祖皇帝曰吾固欲其識之耳唐主遣使奉書請息兵修好帝不答命前武勝節度使侯章等攻壽州水寨決其壕之西北隅導壕水入于淝太祖皇帝遣使獻皇甫暉等暉傷甚見上卧而言曰臣非不忠於所事但士卒勇怯不同耳臣曷日屢與契丹戰未嘗見兵精如此因盛稱太祖皇帝之勇上釋之後數日卒唐主兵屢敗懼亡乃遣鍾謨李德明奉表稱臣來請平謨德明素辯口上知其欲遊說盛陳甲兵而見之曰我非六國愚主豈汝口舌所能移邪可歸語汝主

唐主遣使求和

賜唐主詔

唐拒周

太祖破唐兵

周行逢治湖湘

世宗

亟來見朕再拜謝過則無事矣不然朕欲往觀金陵城借府庫以勞軍汝君臣得無悔乎謨德明戰栗不敢言三月 太祖皇帝乘皮船入壽春壕中城上發連弩射之矢大如屋椽牙將館陶張瓊遠以身蔽之矢中瓊髀并彈切又部死而復蘇鏃着骨不可出瓊飲酒一太厄令人破骨出之流血數升神色自若 秦鳳之平也上赦所俘蜀兵以隸軍籍從征淮南復亡降于唐三月唐主表獻百五十人上悉命斬之唐主復使李德明孫晟言於上請去帝號割壽濠泗楚光海六州之地仍歲輸金帛百萬以求罷兵上以淮南之地已半為周有諸將捷奏日至欲盡得江北之地不許德明見周兵日進奏稱唐主不知陛下兵力如此之盛願寬臣五日之誅得歸白唐主盡獻江北之地上乃許之賜唐主詔書其略曰但存帝號何爽歲寒儻堅事大之心終不迫人于險又曰俟諸郡之悉來即大軍之立罷言盡於此更不煩云苟曰未然請從茲絕德明盛稱上威德及甲兵之彊勸唐主割江北之地唐主不悅樞密使陳覺副使李徽古素惡德明因請之於唐主曰德明賣國求利

一八五二二

一八六

主大怒斬德明於市命齊王景達將兵以拒周 帝自至壽春來命諸軍晝夜攻城久不克會大雨營中水深數尺攻具及士卒失亡頗多糧運不繼李德明失期不至乃議旋師 太祖皇帝將兵屯六合唐齊王景達將兵二萬自瓜步濟江距六合二十餘里設柵不進諸將欲擊之 太祖皇帝曰彼設柵自固懼我也今吾眾不滿二千若往擊之則彼見吾眾寡矣不如俟其來而擊之破之必矣居數日唐出兵趣六合 太祖皇帝奮擊大破之殺獲近五千人餘眾尚萬餘走度江爭舟溺死者甚眾於是唐之精卒盡矣是戰也士卒有不致力者 太祖皇帝陽為督戰以劔斫其皮笠明日徧閱其笠有劔跡者數十人皆斬之由是部兵莫敢不盡死 五月帝留侍衛親軍都指揮使李重進等圍壽州自渦口北歸乙卯至大梁 秋七月以周行逢為武平節度使制置武安靜江等軍事行逢既兼總湖湘乃矯前人之弊留心民事悉除馬氏橫賦貪利猾民為民害者皆去之擇廉平吏為刺史縣令行逢妻鄭國夫人鄧氏艱辭之剛決善治生嘗諫行逢用法太嚴

行逢 不私 親 行錄 天曆 二稅 立限

孫晟 不背 唐

召陳 壽問 黃白

世宗

人無親附者行逢怒曰汝婦人何知鄧氏不悅因請之村野視田園遂不復歸府舍行逢屢遣人迎之不至一旦自帥僮僕來輸稅行逢就見之曰吾為節度使夫人何自苦如此鄧氏曰稅官物也公為節度使不先輸稅何以率下且獨不記為里正代人輸稅以免楚撻時邪行逢欲與之歸不可曰公誅殺太過常恐一旦有變村野易為逃匿耳行逢慙怒其僚屬曰夫人言直公宜納之行逢壻唐德求補吏行逢曰汝才不堪為吏吾今私汝則可矣汝居官無狀吾不敢以法貸汝則親戚之恩絕矣與之耕牛農具而遣之趨細八月端明殿學士王朴司天少監王處訥撰顯德欽天曆上之詔自來歲行之一謂侍臣近朝徵斂穀帛多不俟收穫紡績之畢紡撫兩切細絲也乃詔三司自今夏稅以六月秋稅以十月起徵民間便之山南東道節度使守太尉兼中書令安審琦鎮襄州十餘年至是入朝除守太師遣還鎮既行上問宰相卿曹送之乎對曰送至城南審琦深感聖恩上曰近朝多不以誠信待諸侯諸侯雖有欲効忠節者其道無由上者但能毋失其信何

卷一百一

七

諸侯不歸心哉以 太祖皇帝為定國節度使兼殿前都指揮太祖皇帝表渭州軍事判官趙普為節度推官 張永德與李重進不相悅永德密表重進有二心帝不之信時二將各擁重兵衆心憂恐唐主聞之以蠟書遺重進誘以厚利其書皆謗毀及反間之語間居叔切又居獲切重進奏之初唐使者孫晟鍾謨從帝至大梁帝待之甚厚時已見問以唐事晟但言唐主畏陛下神武事陛下無二心及得唐蠟書帝大怒召晟責以所對不實晟正色抗辭請死而已問以唐虛實默不對十一月帝命都承旨曹翰送晟於右軍巡院更以帝意問之翰與之飲酒數行從容問之晟終不言翰乃謂曰有敕賜相公死晟神色怡然索靴笏上許茄切靴笏屬亦作靴整衣冠南向拜曰臣謹以死報國乃就刑并從者百餘人皆殺之賤鍾謨耀州司馬既而帝憐晟忠節悔殺之召謨拜衛尉少卿 帝召華山隱士真源陳搏職官問以飛升黃白之術對曰陛下為天子當以治天下為務安用此為戊申遣還山詔州縣長史常存問之

希夷
非方
士

景達
救壽
春

汴水
戰

帝親
敗唐
兵

崇

永嘉曰知人實難陳搏之隱非世宗所知也知其為隱者方士而已飛外黃白之問不亦陋乎搏以治天下對已發其端世宗不能訪以治道此亦何異梁武與達磨對面而不識也雖然搏有雄志傑才而非儒學之逸民其自為者既與呂洞賓之徒相期於汗漫之游人之聞之亦謂其有神仙之術而已此所以來飛外黃白之問也象數之學至邵康節而大備康節得之於李挺之挺之得之於穆伯長而伯長則得之於希夷者也君子表康節所傳自伯長已下而不稱希夷則以穆李皆儒者故也自伯長而上弟曰推其源流遠有端緒而已搏究極象數心經八絃而不得與儒者同流學貴於得正而不差如此

顯德四年春正月宰相晏殊請立皇子為王上曰諸子皆幼且功臣之子皆未加恩而獨先朕子能自安乎 周兵圍壽春連年未下城中食盡唐齊王景達自濠州遣應援使永安節度使許文稹都軍使邊錡等將兵數萬沂淮救之軍于紫金山列十餘寨如連珠與城中烽火晨夕相應議者以唐援兵尚彊多請罷兵帝曰

鑑一百二

八

穀寢疾在第二月帝使范質王溥就與之謀穀上疏以為壽春困破在旦夕若鑿駕親征則將士爭奮援兵震恐城中知亡必可下矣上悅 詔有司更造祭器祭玉等命國子博士聶崇義討論制度為之圖 乙亥帝發大梁先是周與唐戰唐水軍銳敵周人無以敵之帝每以為恨返自壽春於大梁城西汴水側造戰艦數百艘命唐降卒教北人水戰數月之後縱橫出沒殆勝唐兵至是命右驍衛大將軍王瓌將水軍數千自閔河必潁入淮唐人見之大驚三月己丑夜帝度淮抵壽春城下庚寅旦躬擐甲冒軍於紫金山南命 太祖皇帝擊唐先鋒寨及山北一寨皆破之斬獲三千餘級斷其甬道壘如術卷 由是唐兵首尾不能相救壬辰旦帝軍于趙步諸將擊唐紫金山寨大破之殺獲萬餘人擒許文稹邊錡餘眾必淮東走帝自趙步將騎數百循北岸追之諸將以步騎循南岸追之水軍自中流而下唐兵戰溺死及降者殆四萬人獲船艦糧仗以十萬數齊王景達及陳賁皆自濠州奔歸金陵甲辰帝耀兵于壽春城北唐清淮節度使劉仁贍病甚不知人監軍

仁贍
抗節

十阿
父

作刑
統

審嚴
上疏

百官
舉賢

論止
盜術

為政
以信



使周廷構等作仁贍表昇仁贍出城降仁贍卧不能起帝慰勞賜
 夾負復令入城養疾徙壽州治下蔡以仁贍為天平節度使兼中書
 令制辭略曰盡忠所事抗節無虧前代名臣幾人堪比朕之伐叛
 得爾為多是日卒追賜爵彭城郡王唐主聞之亦贈太師帝復以
 清淮軍為忠正軍以旌仁贍之節 光祿卿致仕柴守禮居洛陽
 恃勢恣橫洛陽人畏之謂之十阿父帝既為太祖嗣人無敢言守
 禮子者但以元舅處之優其俸給未嘗至大梁嘗以小忿殺人有
 司不敢詰帝知而不問 夏四月帝還大梁 詔疏汴水北入五
 丈河自是齊魯舟楫皆達於大梁 詔以律令文古難知格敕煩
 雜不壹命侍御史知雜事張湜等職切訓釋刪定為刑統 丁丑
 以前華州刺史王祚為潁州團練使祚溥之父也溥為宰相祚有
 賓客溥常朝服侍立客坐不安席祚曰狹犬不足為起 九月
 中書舍人竇儼上疏請令有司討論古今禮儀作大周通禮考正
 鍾律作大周正樂又以為政之本莫大擇人擇人之重莫先宰相
 自有唐之末輕用名器始為輔弼即兼三公僕射之官故其未

卷之二十一

九

之也則以趨競為心既得之也則以容默為事但思解密勿之務
 守崇重之官逍遙林亭保安宗族乞令即日宰相於南宮三品兩
 省給舍以上各舉所知若陛下素知其賢自可登庸若其未也且
 令以本官權知政事暮歲之間察其職業若果能堪稱其官已高
 則除平章事未高則稍更遷官權知如故若有不稱則罷其政事
 責其舉者又班行之中有負無職者大半乞量其才器授以外任
 試之於事還則以舊官登叙考其治狀能者進之否者黜之又請
 令盜賊自相糾告以其所告貨產之半賞之或親戚為之首則論
 其徒侶而赦其所首者如此則盜不能聚矣又新鄭鄉村團為義
 營各立將佐一戶為盜累其二村一戶被盜罪其一將每有盜發
 則鳴鼓舉火丁壯雲集盜少民多無能脫者由是鄰縣充斥而一
 境獨清請令它縣皆效之亦止盜之一術也又累朝已來屢下詔
 書聽民多種廣耕止輸舊稅及其既種則有司復畝而增之故民
 皆疑懼而田不加闢夫為政之先莫如敦信信苟著矣則田無不
 廣田廣則穀多穀多則藏之民猶藏之官也又言陛下南征江淮

禁軍中不犯民田

大破唐兵

延鄒不作長

引戰艦入江唐人以神為

世宗

一舉而得八州再駕而平壽春威靈所加前無疆敵今以眾擊寡以治伐亂勢無不克但行之貴速則彼民免俘馘之災戰古獲切也此民息轉輸之困矣帝覽而善之冬十月設賢良方正直言極諫經學優深可為師法詳閑吏理達於教化等科壬申帝發大梁十一月至濠州聞唐有戰船數百艘在浚水東欲救濠州自將兵夜發水陸擊之癸卯大破唐兵於洞口斬首五千餘級降卒二千餘人因鼓行而東所至皆下至泗州十二月唐守將范再遇舉城降上自至城下禁軍中芻蕘者毋得犯民田民皆感悅爭獻芻粟既克泗州無一卒敢擅入城者帝聞唐戰船數百艘泊洞口遣騎訶之唐兵退保清口戊午旦上自將親軍自淮北進命太祖皇帝將步騎自淮南進諸將以水軍自中流進共追唐兵時淮濱久無行人葭葦如織葭音加葦之末秀者葦音葦葦也多泥淖溝塹士卒乘勝氣芟涉爭進皆忘其勞庚申追及唐兵且戰且行金鼓聲聞數十里辛酉至楚州西北大破之唐兵有泚淮東下者帝自追之太祖皇帝為前鋒行六十里擒其保義節度使陳承昭以歸所獲

鑑一百二

十

戰船燒沈之餘得三百餘艘士卒殺溺之餘得七千餘人唐之戰船在淮上者於是盡矣郭廷謂使者自金陵還知唐不能救命錄事參軍鄒陽李延鄒草降表延鄒責以忠義廷謂以兵臨之延鄒擲筆曰大丈夫終不負國為叛臣作降表廷謂斬之舉濠州降唐主賞李延鄒之子以官

五年春正月上欲引戰艦自淮入江阻北神堰不得度欲鑿楚州西北鶴水址姑以通其道遣使行視還言地形不便計功甚多上自往視之授以規畫發楚州民夫浚之旬日而成用功甚省巨艦數百艘皆達于江唐人大驚以為神技靜海軍始通吳越之路先是帝遣左諫議大夫尹日就等使吳越語之曰卿今去雖汎海比還淮南已平當陸歸矣已而果然三月如上迎鑿鎮屢至江口遣水軍擊唐兵破之唐主聞上在江上恐遂南度又耻降號稱藩乃遣兵部侍郎陳覺奉表請傳位於太子弘異使聽命於中國時淮南惟廬舒蘄黃未下覺至迎鑿見周兵之盛白上請遣人度江取表獻四州之地畫江為境以求息兵辭指甚哀上曰朕本

周得江北州縣

契丹入寇

唐主去帝號

延己浮國

均田租

曹彬不受饋遺

帝留心農事

世宗

興師止取江北今爾王能舉國內附朕復何求覺拜謝而退遣其屬劉承遇如金陵上賜唐主書稱皇帝恭問江南國主慰納之唐主復遣承遇奉表獻江北四州歲輸貢物數十萬於是江北悉平得州十四縣六十（補唐）是月浚汴口導河流達于淮於是江淮舟楫始通夏四月帝自揚州北還帝之南征也契丹乘虛入寇主申帝至大梁命鎮寧節度使張永德將兵備禦北邊五月唐主避周諱更名景下令去帝號稱國主凡天子儀制皆有降損去年號用周正朔仍生早太廟初馮延己以取中原之策說唐主由是有寵延己常笑列祖戢兵為難齟曰安陸所喪纔數千兵為之輟食咨嗟者旬日此田舍翁識量耳安足與成大事豈如今上暴師數万於外而擊毳宴樂無異平日真英主也延己與其黨談論常以天下為己任更相唱和翰林學士常夢錫屢言延己等浮誕不可信唐主不聽夢錫曰奸言似忠陛下不悟國必亡矣及臣服於周延己之黨相與言有謂周為大朝者夢錫大笑曰諸公常欲致君堯舜何意今日自為小朝邪眾默然秋七月初丁人周

卷一百一十一

十一

刑統 帝欲均田租以元稹均田圖符賜諸道（南漢中）子衛王繼興即帝位更名鋹如兩鋹年十六國事皆決於宦官臺省官備位而已 命西上閤門使雲壽曹彬使于吳越賜吳越王弘淑騎軍鋼甲二百（燭）步軍甲五千及它兵器彬事畢亟返不受饋遺吳越人以輕舟追與之至於數四彬曰吾終不受是竊名也盡籍其數歸而獻之帝曰曷之奉使者乞勾無厭（於）使四方輕朝命卿能如是甚善然彼以遺卿卿自取之彬始拜受悉以散於親識家無留者 冬十月詔左散騎常侍艾穎等二十四人分行諸州均定田租詔諸州併鄉村率以百戶為團團置耆長三人帝留心農事常刻木為農夫蠶婦置之殿庭 十一月敕竇儼編集大周通禮大周正樂十二月詔凡諸色課戶及俸戶並勒歸州縣其幕職州縣官自今並支俸錢及米麥 陳覺之自周還矯以帝命謂唐主曰聞江南連歲拒命皆宰相嚴續之謀當為我斬之唐主知覺素與續有隙固未之信鍾謨請覆之於周唐主乃因謨復命上言久拒王師皆臣愚迷非續之罪帝聞之大驚曰

玉鉞卓地，城在也。愾與數四，不能自止。朴性剛而銳，敏智略過人。上以是惜之。詔以北鄙未復，將幸滄州，命侍衛親軍都虞候韓通等將水陸軍先發。甲戌，上發大梁。夏四月，庚寅，韓通奏自滄州治水道入契丹境，柵於乾寧軍南，補壞防開淤口三十六，遂通瀛莫。辛卯，上至滄州，即日帥步騎數萬發滄州，直趨契丹之境。河北州縣非車駕所過，民間皆不之知。壬辰，上至乾寧軍，契丹寧州刺史王洪舉城降。乙未，大治水軍，分命諸將水陸俱下，以韓通為陸路都部署。太祖皇帝為水路都部署。丁酉，上御龍舟，公流而北。松疎博，紉綠舳，艦相連數十里。舳舻相連數十里，舳舻能為舳舻，漢已亥至獨流口，沂流而西。辛丑，去益津關，契丹守將鍾廷暉以城降。自是以西，水路漸隘，不能勝巨艦，乃捨之。壬寅，上登陸而西，宿於野次，侍衛之士不及一旅。從官皆恐懼，胡騎連羣，出其左右，不敢逼。癸卯，太祖皇帝先至瓦橋關，契丹守將地內斌、噠巾舉城降。上入瓦橋關。甲辰，契丹莫州刺史劉楚信舉城降。五月乙巳，朔，侍衛親軍都指揮使李重進等始引兵繼至契丹瀛州，刺史高彥暉舉城。

是關南悉平。丙午，宴諸將於行宮，議取幽州諸將以為陛下。四十二日，兵不血刃，取燕南之地。此不世之功也。今虜騎皆聚幽州之北，未宜深入。上不悅，是日趣先鋒都指揮使劉重進先發，據固安。上自至安陽水，命作橋。會日暮，遂宿瓦橋。是夕，上不豫而止。壬子，上自雒州南還。甲戌，至大梁。癸亥，冊傳。六月，唐清源節度使留從效遣使入貢，請置進奏院於京師。直隸中朝，詔報以江南近服，方務綏懷，卿久奉金陵，未可改圖。若置邸上都，與彼抗衡，受而有之，罪在於朕。卿遠修職貢，足表忠勤，勉事舊君，且宜如故。如此則於卿篤始終之義，於朕盡柔遠之宜。惟乃通方諒達，予意唐主遣其子紀公從善與鍾謨俱入貢。上問謨曰：江南亦治兵修守，備乎？對曰：既臣事大國，不敢復爾。上曰：不然。鄉時則為仇敵，今日則為一家。吾與汝國大義已定，保無它虞。然人生難期，至於後世，則事不可知。歸語汝主，可及吾時完城郭，繕甲兵，據守要害，為子孫計。謨歸以告唐主。唐主乃城金陵，凡諸州城之不完者，葺之。戍兵少者，益之。

論莊宗世宗優劣

莊宗無帝王體

世宗宏規大度

取相不由科第

仁浦不忝相位

以輕薄不壽相李

帝崩



臣光曰或問臣五代帝王唐莊宗周世宗皆稱英武二主孰賢
 臣應之曰夫天子所以統治萬國討其不服撫其微弱行其號
 令一其法度敦明信義以惠愛兆民者也莊宗既滅梁海內震
 動湖南馬氏遣子希範入貢莊宗曰比聞馬氏之業終為高郁
 所奪今有兒如此郁豈能得之哉郁馬氏之良佐也希範兄希
 聲聞莊宗言卒矯其父命而殺之此乃市道商賈之所為豈帝
 王之體哉蓋莊宗善戰者也故能以弱晉朕疆梁既得之曾不
 數年外內離叛置身無所誠由知用兵之術不知為天下之道
 故也世宗以信令御羣臣以正義責諸國王環以不降受賞劉
 仁贍以堅守蒙襲屢續以盡忠獲存蜀兵以反覆就誅馮道以
 失節被弃張美以私恩見踈江南未服則親犯矢石期於必克
 既服則愛之如子推誠盡言為之遠慮其宏規大度豈得與莊
 宗同日語哉書曰無偏無黨王道蕩蕩又曰大邦畏其力小邦
 懷其德世宗近之矣

立皇子宗訓為梁王領右衛上將軍 上欲相樞密使魏

二二二

四

者以仁浦不由科第不可為相上曰自古用文武才略為輔
 豈盡由科第邪於是加王溥門下侍郎與范質皆參知樞密院事
 以仁浦為中書侍郎同平章事樞密使如故仁浦雖處權要而能
 謙謹上性嚴急近職有忤旨者妍誼仁浦多引罪歸已以救之
 所全活什七八故雖起刀筆吏致位宰相時人不以為忝 上嘗
 問大臣可為宰相者於兵部尚書張昭昭薦李濤上愕然如驚
 兒曰濤輕薄無大臣體朕問相而卿首薦之何也對曰陛下所責
 者細行也臣所舉者大節也昔晉高祖之世張彥澤虐殺不辜濤
 累疏請誅之以為不殺必為國患漢隱帝之世濤亦上疏請解先
 帝兵權夫國家安危未形而能見之此真宰相器也臣是以薦之
 上曰卿言甚善且至公然如濤者終不可置之中書濤喜誼諧杜
 回切下戶皆不修邊幅勸在與弟幹俱以文學著名雖甚友
 愛而多譁浪謝謝知也無長幼體上以是薄之 癸巳上大
 漸召范質等入受顧命是日上殂上在藩多務韜晦及即位破高
 平之寇人始服其英武其御軍號令嚴明人莫敢犯攻城對敵矢

恭帝
即位

石落其左右人皆失色而上略不動容應機決策出人意料又勤
於為治百司簿籍過目無所忘發姦擿伏適也歷也伏房六
發聰察如神閑暇則召儒者讀前史商推大義推說岳切博雅性
不好絲竹珍玩之物嘗言太祖養成王浚王殷之惡致君臣之分
不終故羣臣有過則面質責之質職日切服則赦之有功則厚賞
之文武參用各盡其能人無不畏其明而懷其惠故能破敵廣地
所向無前然用法太嚴羣臣職事小有不舉往往寘之極刑雖素
有才幹聲名無開者尋亦悔之末年浸寬登遐之日遠邇哀慕
焉甲午宣遺詔 梁王宗訓即皇帝位生七年矣

世宗仍歲征討我
皇宋太祖皇帝累立大功加以法令嚴明士卒畏伏恭帝幼冲中
外物情皆附于
太祖密有推戴之意顯德七年正月鎮定驛告河東劉鈞結戎人
入寇恭帝命

陳橋
軍變

太祖北征即日出愛景門晚及陳橋驛軍中苗訓知星引
仰視日色而指之見日下復有一日黑光摩盪者久之訓
也是夜五鼓諸軍畢集曰我輩蒙犯霜露為國家冒力而上無長
君功成誰賞我不如策點檢太尉為天子遲明鋒刃交橫漸逼寢
所

恭帝
降制
禪位

太宗入白其事
太祖驚起諸校露刃列於庭皆曰諸軍無主願策太尉為天子
太祖夫及對俄 以黃衣加於
太祖者諸校羅拜連呼萬歲擁逼南歸自仁和門入
太祖歸公署宰相范質等詣崇元殿召文武百僚至晡班定恭帝
自白降制曰天生蒸民樹之司牧二帝惟公而禪位三王乘時而
革命其極一也予末小子遭家不造人心已去國命有歸咨爾歸
德軍節度使殿前都點檢趙 稟上聖之姿有神武之略佐我高
祖格于皇天逮事世宗功存納麓東征西怨厥績懋焉天地鬼神
享于有德謳歌獄訟歸于至仁應天順人法堯禪舜如釋重負予
其作賓嗚呼欽哉祗畏天命宣徽使引

恭帝

太祖就龍墀聽命訖宰相掖

太祖昇殿由東序服御服登座羣臣朝賀詔改周顯德七年為建隆元年國號大宋正月五日也

右世宗在位六年壽年三十九

溫公曰太祖負震主之威挾不賞之功措身無所乘危而發雖履天下之籍而室家矣世宗以異姓之親入承大統知近世之弊起於威令不行下陵上替故高平之役首誅樊何以振軍法遂能變弱為強因敗為功乘勝逐北至于太原歸而簡帥習戰并心進取於是南割江淮西克秦鳳北開關南攻無堅城戰無強陣又以桴鼓之原治律曆興典禮審法令修政事收賢才養百姓可謂知治安之不矣大功未成中道而夭蓋太平之業天將啓聖人而授之非人謀之所及也

右後周自太祖至恭帝凡三王共九年總辛亥

考異曰

世宗顯德二年閏九月蜀趙玘以秦州降十國紀年玘召官

三十一

十六

之曰用兵無敵今朝廷所遣勇將精兵不死即逃我輩不

危就安禍且至矣衆皆聽命舉城叛降周斜谷拔兵亦潰五代通錄官軍之圍鳳州為秦州節度使高處儔引兵往復援之中塗聞黃花之敗奔秦州玘與城中將校閉門不納處儔遂西奔玘即以城歸國今從實錄

四年三月唐周廷構一作劉仁贍表來降實錄時仁贍卧疾已亟

遂翺然納歎而城內諸軍萬計皆屏息以聽其命又曰仁贍輕財重士法令嚴肅故能以一城之衆連年拒守逮其來降而其中無敢竊議者斯亦一時之名將也歐陽史三月仁贍病甚已不知人其副使孫助詐為仁贍書以城降世宗命昇仁贍至帳前嘆嗟久之賜以玉帶御馬復使入城養疾是日制曰劉仁贍盡忠所事抗節無虧前代名臣幾人可比予之南伐得爾為多乃拜仁贍檢校太尉兼中書令天平軍節度使仁贍不能受命而卒世宗追封彭城郡王以其子崇讚為懷州刺史李景聞仁贍卒亦贈太師又曰仁贍既殺其子以自明矣豈有垂死而變

節者乎今周世宗實錄載仁贍降書蓋其副使孫羽等所為也
當世宗時王環為蜀守秦州攻之久不下其後力屈而降世宗
頗嗟其忠然止以為大將軍視世宗待二人之薄厚而考其制
書乃知仁贍非降者也今從之

五年三月唐主遣兵部侍郎陳覺奉表十國紀年遣樞密使陳覺
奉表實錄載其表云今遣左諫議大夫兵部侍郎臣陳覺躬聽
敕命蓋當時所假之官耳今從之

五月唐主去帝號稱國主用周正朔 世宗實錄薛史顯德二年乙
卯十一月伐淮南唐之保大十三年也三年正月四年二月十
月三幸淮南五年戊午三月江北平唐之交泰元年也而江南
錄誤以保大十五年事合十四年十五年丁巳改交泰五月去
帝號明年乃顯德五年又明年即建隆元年年中開寶少顯德六
年江南錄最為差誤其記李昇復性亦先一年佗事放此不可
考按故世宗取淮南年月專以實錄及薛史為據

卷一百一十一

七

增節標目音

議資治通鑑卷第一百二十一

時泰和甲子下乙卯
歲季秋朔日工畢堯
都張宅晦明軒謹記



世宗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增節標目音註精議資治通鑑 / 題〔宋〕呂祖謙輯. — 北京: 北京圖書館出版社, 2005.1

(中華再造善本)

ISBN 7-5013-2673-8

I. 增... II. 呂... III. ①中國—古代史—編年體②資治通鑑—研究 IV. K204.3

中國版本圖書館CIP數據核字(2005)第009717號

ISBN 7-5013-2673-8



9 787501 326730 >

書名 增節標目音註精議資治通鑑(全五十冊)
著者 題〔宋〕呂祖謙 輯

出版

北京圖書館出版社(100034 北京市西城區文津街七號)

Tel: (010) 66151313 Fax: (010) 66174391

E-mail: Bstfb@nlc.gov.cn

Website: www.nlcpress.com

造紙

華寶齋

杭州富陽古籍印刷廠

印刷

開本 八

印張 四六五·二五

版次 二〇〇五年一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印數 一—二〇〇

書號

ISBN 7-5013-2673-8 / K·1007

定價 一四八九〇圓

